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二十五回 因禁娼鳳林賃屋 為戒煙賈銘換參

話說袁猷與經承卞治池將話說畢，同出茶館。分路之後，袁猷到了監裡，只見發子早已送了衣物到了。那吳珍看見袁猷來，連忙立起身來，向著袁猷跪下道：「兄弟一切費心。」袁猷趕忙還禮道：「二哥請起，你我弟兄，何必拘這些套禮。」將吳珍攙扶起來，問吳珍的刑具果是昨晚開的。葛愛走到號裡，向袁猷道：「袁大爺，你問過令友，我們說的話可是如白染皂？」袁猷作揖道：「承光，謝謝。」

葛愛退出去了，袁猷遂將會見經承卞治池談的話向吳珍逐細告知。吳珍聽了，歎道：「前生冤家，今生聚首，大約劫數難逃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！」袁猷安慰了許多言語，辭別吳珍，出了監門。發子跟著出來，請著袁猷同到吳珍家內，仍在廳房入坐。發子送信至後，王氏遂將十千錢划成錢票，交與袁猷收了。袁猷又將會見卞治池所談的話告訴。王氏聽了，大哭一場，向袁猷道：「爺爺，你才允經承的二十四千錢，等我今日再向人告貸，叫雄發子明日送與爺爺罷。」袁猷道：「就到明日把他也不遲。」王氏道：「我還同爺爺商議，我想到監裡去看看我家大爺，可能去否？」袁猷道：「監中各費我總談明。二嫂如要去，只管同發子進去，並沒有阻攔的。」袁猷辭別王氏，將錢票划了五十千文九二串，送與段晴耕、葛愛。次早又到茶館會見卞治池，彼此招呼，謙遜入座。泡了茶來，談了幾句閒話，袁猷將昨日允的承行禮、書工，划成十千文九二串一張，二千文九二串一張，共是兩張錢票交與。卞治池接過，看了數目收起。拿出一個梅紅簽小白封套，內裡裝的抄來底稿，遞給袁猷。〔袁猷〕接過來略看了一看，收了。

吃過點心，袁猷會了錢，出了茶館各散。袁猷到了監內，將適才卞治池抄來底稿遞給吳珍，〔吳珍〕接過來仔細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具稟原差包光稟：為查獲請訊事。切奉朱票，仰身協同各坊地保，查拿吸食禁煙之人稟究等因，遵即協同各保查拿。今有揚關差役吳珍，恃符藐法，吸食禁煙。身協地保方尚往拿，目見吳珍正在開燈吸煙，當將吳珍並煙槍一技，煙燈一張，禁煙一盒，一並拿獲。今將吳珍並煙具帶轆，為此稟明。伏乞

電賞帶訊，披示遵行。上稟。

某月日批：即將吳珍隨堂帶訊，該差仍即上緊訪拿，本縣自當獎賞。

亦不得妄拿滋擾，致於重咎。所獲煙具，著貯庫。

票仍發。

吳珍供：小的三十四歲，從前曾在揚關充當差役，因誤差已奉斥革。小的素有氣痛病症，不時舉發，吸食兩口禁煙就好了。如今聞聽各憲查拿，小的就不敢吸食。只因曾經奉訪的武童吳耕兩，前月（記不清日子）向小的借幾十千錢使用，小的因為沒錢未允。不意他由此懷隙，串同憲差包光、項光、胥光多人，自帶煙具，平空硬栽小的吸煙。吳耕兩叫小的出幾百千錢就可沒事，小的不甘，就將小的帶索。小的現在實不吸煙，求提吳耕兩到案實訊，就是恩典了。

某月日堂諭：查訊得吳珍恃係曾充揚關差役，膽敢藐不畏法，違禁吸煙。今經差保將人具並獲，庭訊之下，狡不承認，混以無據空言，冀圖牽累，殊屬刁頑。先行收禁，候覆訊研究，照擬詳辦，取具監收，投查。

吳珍看了，默默無言，長吁短歎。袁猷道：「在兄弟愚見，二哥這案，除非著人上控。若沒人出頭，卞治翁曾向小弟說，若是覆訊時，二哥仍照前次口供，官府斷不聽信，只怕零碎苦吃不了呢。必得認係從前吸煙，如今戒斷，方可定案。僥倖辦徒罪，就算二哥造化了。」吳珍道：「不拘什麼案，只怕問官作對。莫說我現在沒人出來告狀，就是有人上控，沒錢沒力也難翻得過來。事已至此，只好聽天由命罷了。」兩人又談了些閒話，袁猷辭別去了。

過了數日，有信覆審。袁猷又代吳珍料理鋪堂各費，又賺了許多錢文。縣官升堂，將吳珍提出覆審。吳珍仍照前供，官府呼叱，又要掌嘴。吳珍一嚇，只得照依卞治池的話招供。官府並未深追，叫吳珍當堂畫了供，還禁，擬了流罪，解府解司守候，轉詳撫院咨部，發下兵牌起解。此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包光們將吳珍帶到縣前，稟明本官，升堂審訊收禁。

到了第三日，包光、項光、胥光三人找尋庚嘉福，拿前日所允之錢。庚嘉福約他們在茶館裡坐著守候。庚嘉福就到了強大家裡。強大請在僻靜地方開燈，讓他吃煙。強大向庚嘉福道：「我同老爺商議，前日允的那四十千錢，想要總出在桂林身上，老爹幫我個忙，我小人自有孝敬。」嘉福應允，將桂林喊來，向桂林道：「前日允的差人的錢，派你四十千錢，今日來拿了，你可曾辦齊呢？」桂林聽了詫異，又不敢細問。可憐一時那有四十千錢折措！只得將自己些衣服、首飾，連牀上擺的樣被並自鳴鐘，總叫三子拿去，在當典裡共當了二十四千錢的銀子。桂林交與庚嘉福道：「乾老子，請你先拿了去，所少的寬三日，讓乾女兒再想別法。」庚嘉福作難了半會，方才拿去。到茶館裡把了包光們，所少之錢，允約三日找清。

桂林叫三子去請吳耕兩，要托他在那裡借貸，好把差人尾項。那知吳耕兩自從糾約了包光們將吳珍捉去，他自己不好意思到桂林這裡。過了數日，找著包光們想要分錢。包光向吳耕兩埋怨道：「你同吳珍有仇，借刀殺人，叫我們代你出氣，將這樣好事來挑我們。弄這麼一個不吐沙的肉頭，如今累我們解府解司，要用一百多千錢。虧得我們額外生枝，在強大家裡弄了幾個錢。庚四又賺攔錢，算起來還不夠領審吃堂食呢，我們不要你認錢就算交情你了，你如今還想要我們的，真正是不見亮了。」吳耕兩說之至再，內中有人做好歹把了一千文與他，這才算是害人不入己！

正在心中懊惱，只見三子來找，說是桂林請說話。吳耕兩早已聽聞人說，桂林已將衣飾當盡，現在差人的錢尚未清楚。

此刻叫三子來請，必是叫我代他設法借貸。想起素昔穿他多少衣服，用他若干銀錢，吃他多少鴉片煙，住了多少白大鑲，我不該做壞事，將他身上長客捉了去，又累他花差錢。如今算是反害了他了。我自己又沒有錢鈔幫他，又沒處代他騰挪，怎能到那裡？遂向三子道：「你向桂相公說，我即刻就來。」三子回覆桂林。

等了兩日，吳耕兩並未曾來。各債主見桂林已將衣飾當去，總逼著要錢。差人的找項，又約在明日交代。告貸無門，實無折措，哭了一夜。次日清晨起來，將些零星物件，叫三子拿了小押典裡，押了一千多錢。忙著梳洗已畢，將當來的錢用一條麻布手巾將錢包好，箍在腰內，向強大道：「我到吳耕兩家去，找他設法借錢，立刻就回。」強大因他常時去慣，且又在咫尺不遠，並未著人跟隨。

桂林獨自出了強大家門，順著城根出大東門，走天凝門大街出城。想起吳珍向日在史公祠門首所說的話，遂順著河邊由藏經院史公祠門首一直向東，到了便益門碼頭。卻好遇見一個鹽城熟船戶，將桂林請上船去，問桂林：「因何一人至此？」桂林道：「我如今累下許多債務，各債主鑿逼要錢，我一時無措，所以逃走，想回家去。」遂將腰內手巾包的一千多錢把與船家道：「你送我回去，恐有短少，到了鹽城家裡算賬找給。」可巧他船上貨已裝滿，正欲開船，樂得做個現成人情。聽了這話，立刻開船，送他回鹽城去了。

這日午飯之後，庚嘉福到了強大家內，向強大道：「那差人的尾項，桂林可曾辦現成嗎？還告訴你句話，現在府大老爺出示禁娼，又委了許多委員，各處搜拿鴉片煙。你作速將家內伙計下的了，避避風頭。鶻子頭上沒有多大腦子，莫要弄出事來耽受不起。」強大聽了，先叫三子到吳耕兩家去找桂林，又向家內伙計雙林、鳳林道：「現在又鬧禁娼，要剪幾天門。巧相公我把他送到他乾娘家贖日。你們二位想想，是那到裡暫避幾日呢？」雙林聽了，卻好袁猷在他房裡，遂向袁猷道：「他家裡剪門，我外日叫你

留意找房子，你可曾找尋著呢？」袁猷道：「古巷裡有所空房，三間兩廂，房東同我相好，你可以搬去暫住，隨後再押租成交。我再借些傢伙，你就可以住了。」雙林道：「你快些去說，我今日晚間就要搬了。」袁猷答應去了。

三子回來向強大道：「吳耕兩告訴我，桂相公並未曾到他家。我不相信，在他家找尋，果然不在他家，不曉得到那裡去了。」強大聽了大驚，叫人分頭四路找尋，並無蹤跡。只得另外設法拆措了十六千錢，交與庚嘉福拿去，找給差人尾項。

庚嘉福自必扣下攔錢，不消贅敘。

再說鳳林聽得強大大說要剪門，正在躊躇沒處安身，只見賈銘到了房裡。方才坐定，鳳林道：「你來得正好。今日庚四老爹來，說現在府大老爺禁娼、禁煙，叫強大大剪門幾日。強大大將巧姐姐送到他乾娘家去了，叫我與雙姐姐各尋地方暫避。雙姐姐是袁老爺代他尋了房子，今晚就搬了。只有我沒處安身。

我曾同你談過，我家婆同我丈夫、大伯租了人家半間披房，只夠鋪了一張牀，我若回去，那有地方宿歇？若說是另上人家，我們這裡剪門，天下老鴉一樣烏，諒必別的人家也是要剪門的，也沒有人家可上。我處此難境，正在這裡焦愁，如何是好？早知如此，前日有個機會錯過。」賈銘道：「前日什麼機會，你未曾告訴我呀。」鳳林道：「前日有人向我說，是上海地方有人在揚州弄伙計，情願出四十塊洋錢代當。他叫我去，我卻未曾允他。早曉得，前日允他倒罷了。」賈銘道：「你是為何不去？樂得算盤不會打，你拿他四十塊洋錢，把二十塊與你婆婆同你丈夫做薪水；那二十塊錢自己添補點衣服、行囊，去走一晌，恐其那裡比揚州好些，弄幾兩銀回來，豈不好呢？」

鳳林道：「我想了幾想，有幾層不能去的苦衷：第一我同你相好，算是朝夕不離，我何能捨得你就到外路去了？再者，我去玩得好不好說了，若是不好，借下這四十塊錢代當還不出去，就算賣在上海了。還有，現在欠人許多債務，他們怎肯讓我走呢？」賈銘道：「你不必說捨不得離開我，灌這些米湯。你共欠人家多少債務？」鳳林道：「計算起來，卻有三四十年錢呢。」賈銘道：「你若告訴我到上海去，這些債務，我可以將各債主約來，我代你承認，讓我代你償還，這有何妨。」

鳳林道：「我現在累得你少了？何能又來累你。想我自幼命苦，母親早喪，父親將我許配到藍家做養媳，七歲就被我家婆把我帶到清江，叫我學彈唱，也不知受了多少打罵。十三歲上逼我梳妝留客，吃了這幾年把勢飯，受了萬苦千辛。好容易今年回到故鄉。我拼著在揚州討飯，再也不將這幾塊骨頭撩在外路去了！罷罷的在揚州與你相好，別人我靠不住還可以倚靠你。如今我再苦幾年，稍須聚起幾兩銀子，你再添補我些，代我家魍魎鬼的丈夫買個人把他混飯吃。我情願跟你家去，就是煮粥熬湯，不拘怎樣，我死也甘心。難道派我吃一世的相飯不成麼？」

說著二目滾下淚珠。

賈銘聽他說了這一番言語，疑惑鳳林真有從良跟他之意，心中暗喜，道：「我的親家有所房子，共是六間兩廂，在埧子街，現在空著，未有租戶。我去同他商議，可以不把押租，每月認他幾千行租。我再同他借些傢伙，你就可搬去住了。」鳳林道：「好伙計，你快些去說罷。」賈銘趕著離了強大家大門，找著親家，談明不要押租，每月把四千元行租，當時將鑰匙要了過來，帶在身邊。又向親家借了三張桌子，辭別散了。賈銘又到傢伙店裡弄了一張涼牀，一張梳桌，六張椅子，四張杌子，腳盆，馬桶，講定價錢，允約節期把錢。立即趕到強大家內向鳳林告知。

鳳林聽了，滿心歡喜。隨即同強大大將賬算清，把了出房禮。

那裡有個高媽情願跟隨服侍，鳳林也願帶著他去。遂將房裡字畫、銅盆、燈台、茶壺零星物件收拾清楚，喊了一乘小轎鳳林乘坐，又喊了挑夫挑了行囊、腳籃、物件，賈銘引著到了埧子街空房門首。鳳林下轎，賈銘用帶去鑰匙將大門上的鐵鎖、木鎖開了。鳳林進內。賈銘開發過轎錢，挑夫將行囊、物件挑進房來，堆在地板上，拿了挑錢走了。

賈銘先在鄰居人家借一張板凳，叫鳳林權且坐著。賈銘喊高媽跟隨，先到家具店，叫人將涼牀、桌椅等物送到空房裡面。

又到親家家裡，央他叫僕人將借的桌子送去。復又買了鍋碗等物，叫高媽拿著回來。央了一個閒人將空房打掃潔淨，就將涼牀安好，掛起帳子，將桌椅、杌子擺設得端正好了。高媽代鳳林將鋪蓋鋪得停停當當。賈銘拿了一塊洋錢，叫那央來的人拿了換錢。買了柴、米、魚、肉、蔬菜、作料等件，回來辦晚飯吃了。賈銘把了二百錢酬勞那央來的閒人去了。賈銘叫高媽關好門戶，就在那裡宿歇。

次早，到良媒店內關照，送了一個男僕做飯、打雜。鳳林叫他家婆將原住的房子辭去，搬來同住。那知他丈夫藍二不肯家來，每日要鳳林把二百文與他在外面吃鴉片煙、住下處。鳳林的婆同大伯藍大搬來一處同居。雖有熟客往來，鳳林戀字銘，不肯另留別客，逐日將賈銘留在這裡住宿，一切薪水日用總靠著賈銘過活。鳳林與賈銘是一刻難離，較之在強大家做分帳，覺得安樂。

鳳林於閒暇時親手做了一對耳枕送與賈銘。〔賈銘〕接過來一看，是大紅洋布元（玄）色緞線滾掛綠芙蓉帶的枕頭套子，白洋綉枕頭頂，元（玄）色絨倩了十四個字是「情隨錦線時交頸，意送金針常並頭」，用大紅絨倩了兩方篆字圖章，一方是「同心合意」四字，一方是「鳳林持贈」四字。賈銘見這耳枕倩得字跡端方，筆畫工整，當為至寶，帶回家內珍藏好了。

賈銘道：「我有句要話告訴你，又怕你不相信。若是不說，又恐怕弄出事來。」鳳林道：「你只管說，當信則信，不當信，你再說我也不信。」賈銘道：「你坐在家裡不曉得外面的事，現在揚城鴉片煙被各衙門差人以及委員不知捉了多少人去，打的打，枷的枷，收禁問罪的問罪，四處搜拿。我是虧了一個朋友送了我戒煙方子，我趕著就合了一料膏子吃下去，就如同吃了煙一樣，並不覺得那裡難過，如今可以不吃煙了。我代你焦愁，設若被人捉了去，如何是好？我為此事放心不下。我若叫你戒煙，我看你以煙為命，煙是斷不肯戒的。」鳳林道：「你既能戒，怎麼我就不能戒的？」賈銘道：「我看你這個癮難戒。」鳳林道：「凡事只要狠氣，我同你拍個手掌，看我戒不能戒？」賈銘道：「你若將煙戒了，我殺只雞把你吃。」鳳林道：「你不必說玩話，你合了膏子來，我吃就是了。」賈銘遂在紙夾內取出一張戒煙藥方，上寫著：

上高麗參八錢 白茯苓一兩上肉桂三錢

杜仲一兩

川厚樸五錢

甘草七錢

淮牛膝一兩

川續斷一兩西黨參一兩二錢旋覆花一兩絹包懷山藥一兩

金狗脊七錢鶴龜七錢

右藥先煎，去渣，加煙灰五錢取汁，紅糖五兩，生薑五茶匙，煎熬成膏。每於癮前服一大茶匙，開水和下。三日後將膏漸減，服後並不思煙。癮大者一月，癮小只消半月，戒斷盡矣。屢服屢效，切勿泛視。

賈銘將藥方念了一遍，向鳳林道：「別的藥價錢若干，只有高麗參、肉桂價錢貴些。如今到藥店裡去買，就出了大價錢，總沒有好的。你既誠心戒煙，我到花覺巷藥材行裡換些好高麗參、肉桂、厚樸。」立起身來去了。

一刻工夫，換了這三樣回來。又叫張二將藥方拿到藥店裡配齊了藥，買了十幾斤頭丁炭同紅糖、生薑回來，將炭爐扇著，將藥放在大銅鍋內，用水煎了數滾，將藥渣去淨。秤了五錢煙灰，在鍋煮滾，過籠取了汁，加了紅糖、生薑汁。也不知用了多少炭，費了多少工夫，方才煎熬成膏，用蓋鉢盛好。凡是賈銘在這裡的時候，鳳林總是吃的膏子。賈銘若不在這裡，鳳林偷偷藏藏仍是吃煙，暫且不表。

再說鳳林由強大家動身之後，巧雲就坐了小轎往他乾娘家去了。袁猷來告，聽雙林房子已經弄定，傢伙業已借備現成。

雙林遂同強大大將賬算明，把了出房禮。那裡有個僕婦王媽情願跟去，雙林應允。王媽代他將房中一切物件收拾清楚，喊了小轎與雙林乘坐。挑夫挑著行囊物件，離了強大家。袁猷跟著小轎，到了古巷新覓的那屋門首，雙林下了小轎進內。袁猷早已央人將房內打掃潔淨，將涼牀安好，擺了桌椅。挑夫將行囊物件挑進來，交與王媽，查明收下。袁猷開發了轎夫、挑夫錢文去了。袁猷叫人

夫買了些柴米焦肉等物，吃了晚飯，將央的人辭去。袁猷遂常在這裡住宿，並不回家。